

旧时光里的年味

李 晓

一到腊月，我就成了习惯，用鼻子嗅着城里乡下的年味。不，其实我是在用心感受年关里扑入心扉的年味。

腊月里，我在乡下的友人老秦开着一辆农用车，“突突突”来到城里，车上是一大捆绿油油的柏树苗，让我用柏树苗熏腊肉。老秦说，没有柏树苗熏腊肉，哪有年味儿啊。在城里，我看见老年的老母亲在铁皮罐子里用柏树苗熏腊肉，烟雾袅袅，让我恍惚回到了乡下的腊月。

一到年关，孙老三就翻着白眼对我抱怨，而今年味儿寡淡，比他喝了大半天的茶水还淡。孙老三开始翻看老照片，黑白照片上，那年他演出《红灯记》里的李玉和，扮演他女儿的铁梅，正是老三的初恋。老三说，有一年春节演出后，他就村头一棵黄葛树下，第一次亲吻了“铁梅”，惊得停落在树上的鸟雀都飞走了。初吻的味道，就弥漫在那永生难忘的年味里。

吴老二也对我轻声诉说乡愁。他说，城里没年味了，大街上挂起的大红灯笼，总觉得是老女人化妆，显得矫情。老二目光深情，说当年陪母亲去乡场供销社买年货，“啾呀”一声推开供销社黑漆漆的大门，进屋去打酱油、买盐巴、海带、黑木耳、红糖、桃酥饼、花生糖。乡里供销社那个扎着大

辫子的姑娘，姓幸，她母亲是个疯子。幸姑娘用一把猪骨头做的瓢舀盐。老二说，他和母亲赶集回家路上，母亲就给他一颗花生糖，他含在嘴里，到了家，那颗糖才在嘴里化完了。

我村里的侯玉田，有一年他那东北的姑爷一家回老家过年。姑爷带回来东北一些特产，好像有一种叫做沟帮子熏鸡的食物，吃起来特香。他姑爷就给村里几个小孩一个沟帮子熏鸡，几个小孩跑到树下，用树枝小心划开熏鸡，一人一小块儿。我舍不得吃完，就分了一半给小燕。小燕而今在广州，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了。去年春节，小燕还在网上给我留言，她说她怀念那些年浓浓的年味，很纯朴的气息，灌溉了她一生的年味记忆。

城里朋友朱老大，过年了就喜欢往乡下跑。老大跟我说，他回乡下，是到父亲坟前去坐一坐，跟长眠的父亲唠唠叨叨一年的心事。再就是，一个人跑到山坡上去嗅那些农家屋顶上冒出的炊烟，在那乡下柴火人家腾起的炊烟里，他能腾云驾雾一般，醉卧在重返而回的年味里。但老大前不久跟我感叹，而今乡下炊烟已如瓦特当年蒸汽机冒出的气烟，渐成依稀，村里寂静，大多数乡人纷纷进城，要不烧了煤气啥的，烟囱也早撤了。所以老大想发起一个保护乡村烟囱的倡议，我嗷嗷着，感觉一股炊烟呛

到了鼻孔里。

那些年的年味，是母亲在清贫岁月里忙年的背影，是大姑姑在城里蒸年糕的味儿，是土灶里柴火“轰”地一声腾起的火光，是老奶奶炖一只猪蹄膀，鼎罐里咕嘟咕嘟的响声，是男男女女到祖先坟头燃起的香火，是一家一家人亲亲热热相互走动，把团年吃的美食端到院里桌上大家都尝上一口的情景，是胡老汉吃了年饭后躺在椅子上听收音机时搔头上虱子的画面。那些年的年味，是村头魏家两兄弟，他们在春节划彩船，老大扮演老太太，头上戴一小绒帽，老二扮老头子，下巴上用毛笔画着假胡须，他们边划彩船边唱：“我们的彩船划哟划哟，呀歪子哟……”有年我回乡，看见流着口水的魏老大蜷缩在稻草堆下晒太阳，他兄弟告诉我，几年前老大就患老年痴呆了。

那些年的年味，是亲人的气息沸腾在血液里，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牵挂，春节面对面相见时还在想念。而如今，我与一个老友在春节偶然见了面，说上几句话就打起了呵欠。而今过年啊，奢侈品不再是老王送我的古董，奢侈的是内心平静，温暖，幸福。

在这年关里，我想发布一个寻人启事：那些和我怀念当年年味的人，请与我联系，到村里小芳姑娘开的老鸭汤馆子里见一见……

江南雪

周铁钧

天地淞濛
六角飞花层叠
油菜花丛里
长出几声鹧鸪
溶进雪雾
轻悠悠地浮起远山
收割的稻子
枕着丝绸样的风
没进场院就已睡熟
谁的洞箫淌出音符
委婉地荡出巷口
优雅地坐在雪花上
飘成晶莹的动感江南

不爱吃热饭的母亲

魏得强

母亲七十多了，当了一辈子家庭厨师。正常的情况是，做完早饭就忙着中午吃什么饭了。

母亲做的饭好吃，有好几样拿手饭，我们姐弟几个回家，很多时候是想念母亲做的饭了。

母亲做饭喜欢一个人忙，配菜、调料等都不需要我们帮忙，她一个人做得有条不紊。节假日我们都带着孩子去父母那里，母亲不让任何人插手，乐得我们几个聊天看电视，享受真正的假日。有时候我不忍心她一个人忙活，要烧个地火什么的，母亲却唯恐把她做饭的手艺偷走一般，赶紧轰我走。

但是，母亲也有个怪癖，那就是做好饭后从来不会和我们一起吃，也许是太累了，也许是要感受一下大家的赞赏。当大家你一碗我一碗大快朵颐时，母亲会搬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，或冬日的阳光下，或夏日的树阴下，半眯着眼睛看我们吃饭，那眼神里全都是慈爱。我们当然不能把忙碌了一个中午的母亲晾在一边，就招呼母亲过来一块吃。母亲抖抖身上的花围裙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活了这么大，你还不了解你妈呀，我这个人是不吃不得热饭的。你们吃好了我再吃。”是呀，我的印象中，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这样，平时吃不得热饭，总是等客人们吃完了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吃。

母亲做的饭好吃，孩子们总会多吃一些，那一次听说我回老家，我儿时的一位朋友也过来唠嗑，说话间就到了中午，母亲说不用走了，就在我家吃，做得多。虽然对老朋友有些不舍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，中午买面条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一家四口的，又添了一个人，怎么还说是做得多呢？但看我母亲坚决挽留的样子，我也舍不得朋友走了。

夏日天太热，母亲做的捞面条劲道，拔了凉水，浇上蒜汁，吃起来五脏六腑都舒坦，几瓶啤酒，和朋友推杯换盏，不亦乐乎。

已过中午，朋友走了，我也向母亲辞行。呼喚了半天没有见到母亲，最后走到厨房一看，母亲用面汤煮了馒头在吃，面汤太热，她吃得一头的汗水。我不禁惊诧了，原来饭不够吃！我忽然站在母亲面前手足无措，想不到母亲笑着说：“刚刚够，刚刚够吃。我不喜欢吃热饭。”

不喜欢吃热饭？多么熟悉的一句话呀。此时的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的谎言，她用这句话骗了我们好多年。原来，母亲每次做的饭刚刚好，是她自己不吃，等到最后剩多少吃多少。

看着眼前日益衰老的母亲，我的内心荡起无限的涟漪。谎言的背后，我不知道她对家人的爱到底有多深。



林中栈桥

易江波 摄

像候鸟一样飞回家

马亚伟

有人说，中国的春运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。的确是这样，听到了年的召唤，人们便像鸟儿一样一群一群飞回老家的屋檐。我们民族有根深蒂固的“故乡情结”，走得再远，也要回家。

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，即使远在天涯海角，我们也在守望着家园的方向。外面的世界再大，再精彩，故乡都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图腾。我们会像候鸟一样，在某一个季节，感知到故乡温暖气息的来临，然后飞越万里关山，沿着熟悉的来路回到梦中的家园。

还记得离开故乡时，父母亲人的十八里相送吗？母亲抹着眼泪依依不舍，父亲拍拍你的肩头说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。于是，你擦干惜别的泪水，背起行囊，踏上远

方的漂泊之路。可是，异乡只是驿站，故乡才是归宿。

我们在异乡的天空下努力打拼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成功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家，家乡的亲人可以欣慰地笑了。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想到的也是家。只有家，才可以收留你的失落和眼泪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，不管你衣锦还乡还是落魄而归，家都会敞开着宽厚温暖的怀抱迎接你。

一直觉得“老家”是个有温度的词语，贴心，踏实。即使我们流浪的脚步走遍千山万水，也会把老家揣在离最近的地方。一提到老家，脑海中立即浮现一幅温情的图画：冬日的故乡，有着水墨画一样的简洁悠远的意境。夕阳西下，远山隐隐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朴的小村庄散发的宁静祥和的气息。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美好的

岁月！故乡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都深深地烙印在记忆中。偶尔在异乡看到某一种熟悉的花，总会让我们像遇到自己的初恋一样，怦然心动。然后，动情地对别人说：“我的家乡，也有这样的花。”说完，甜甜蜜蜜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

异乡的月亮圆了一回又一回，我们开始计算着回家的时间。月是故乡明，异乡的天空不能收留我们的寂寞和孤单。又逢佳节，我们恨不得生出一双鸟儿的翅膀，一下子飞回家。故乡路遥遥，可即使是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我们也会冲破一切艰难险阻，回家。想念家乡的父母亲人，想念家乡的山水草木，也想念那熟悉的乡音。那熟悉的一切，会帮我们洗去漂泊的征尘，带来舒适和安心。

春运大军，浩浩荡荡，裹挟着浓浓的乡愁。喧嚣的站台，拥挤的人群，这样的画面却是温暖的。人们大声说话，声音嘈杂，只有一个词听得最真切——回家。列车开启的那一刻，心就朝着家飞去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像候鸟一样飞回家……